

◆唐玉霞专栏

◆灯月闲话

再说一遍

唐玉霞



唐玉霞，供职于芜湖传媒中心，高级编辑。芜湖市评论家协会主席。出版有《城人之美》《悠然岁时迁》《千古红颜》《回味：低头思故乡》《陌上芙蓉开正好》等散文随笔集。

三餐茶饭，四季衣裳。周而复始。会将一个身体健康心情开明的女人培养得琐碎不堪，当然，也可以理解成烟火气。

换季，又清洗一遍。翻出一条围巾，上面是梅花和英文，英文写得漫天飞舞，是勃朗宁的十四行诗。至于美丽的勃朗宁太太写的还是英俊的勃朗宁先生写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

勃朗宁太太比先生大六岁，因病瘫痪。年届四十遇到勃朗宁先生，爱情不仅跨越年龄，甚至妙手回春，使勃朗宁太太站起来。当然，爱情不是黄芪人参，有人说跟红酒有关系。

夫妻俩经常互写情诗，即使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。太太给先生写：不要怕重复，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你爱我。据说，有一天太太觉得有点累，就偎依在先生的臂弯里，甜蜜地叹息了一声，去世了。

狗粮撒的，吃瓜群众光瞪眼了。

有才华的男人很多，有才华的女人也很多，有时候有才华的男人会遇到有才华的女人，但是，他们的才华往往不能像勃朗宁夫妇这样比肩。如果男的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当然没有问题，世俗包括双方都认为理所当然。如果女方才华显得高于男方，就有点站着嫌高坐着嫌矮了。比如李清照，李清照是寂寞的，因为她的才华比赵明诚高太多；谢道韞也是寂寞的，因为她的才华比王凝之高太多；朱淑真真寂寞，寂寞让她疯狂。李、谢有才华也有胸襟有见识，所以扛住了

寂寞的排山倒海、抽丝剥茧，虽然也还是没忍住腹诽口诛。朱淑真缺了点胸襟见识，无法自渡，实打实掉进了寂寞深渊。

寂寞这个词，像白茫茫大地真干净，像永不触地的坠落。无着无落，无边无际，无可言说，甚至无药可医。

亚当被逐出伊甸园，上帝警告他，地上有高山大川、毒蛇猛兽。亚当说不怕。上帝问他怕什么，回答怕寂寞，于是上帝取亚当肋骨做了夏娃。史铁生的《因为有了孤独，所以衍生了爱情》大概可以为上帝之手做注脚，走出孤独，回归乐园。史铁生说那乐园就是爱情。

爱情当然是好的。爱情的好，不是体温上升心跳加剧血液循环加快，生理反应不可持续，即使勃朗宁和他太太现身说法，普罗大众的情感里，爱情和凤梨罐头一样有保质期。在短暂的激情之后，应该是双方在道德上的相互认同、智慧上的相互滋补、心灵深处的抚慰、彼此之间的扶持。它是一种有深度、有力度、有温度、有潜力的情感，坚韧又脆弱。立马想起《纸牌屋》二季的安德伍德夫妻俩，是不是开小差了？

这是硬币的A面。B面是，爱情也是可疑的。

唐人传奇里，有风尘三侠，美人巨眼识穷途。细想起来甚是可疑。红拂一定在尸居余气的杨素身边站得太久太寂寞，李靖几句清谈，就腿搓绳夜奔而去，可见是剃头挑子一头热。好在那时的男人，除了赵匡胤千里送京娘，一般对女人都是照单

全收。如果是投资，红拂的眼光不坏；如果是赌博，她的手气也不赖。比较省事的一点就在这里，她奔了他，也就一劳永逸。至于以后是不是风尘知己，还有个自我成长的问题。要是女方从此懒鸟不搭窝得过去且过着，男方尽可以花开数朵。当爱情坐实成婚姻，可以务实地各取所需。

做了李卫公夫人的红拂不知道会不会寂寞，爱情里的寂寞和婚姻里的寂寞是不一样的，充实的空虚与空虚的充实是两种截然的状态。李卫公夫人即使寂寞，只能默默咽下。年纪大了，或者身份高了，寂寞这个词说出来不甚体面。

我想如果谢道韞遇到的是王羲之，她一定不会不屑地说“不意天壤间有王郎”；朱淑真嫁的是纳兰性德，一定不会写下《断肠集》；李清照呢？我很爱这个女人，觉得一般的男子都不能让她不寂寞。思忖再三，她也只有嫁给赵明诚。恋爱是一回事，若论及婚姻，很多时候也就是个习惯，习惯了就好了。说到底，我们都是被习惯所绑架的失败者，如果苟且算失败的话，这没什么丢人的，大多数人都是loser。

歌者的歌，舞者的舞，剑客的剑，文人的笔，英雄的壮志，多情人的情，还有才子才女的才华，末了，都是寂寞。都说人生要耐得住寂寞，耐不住又怎样？尼采说，但凡不能杀死你的，最终都会使你更强大。然后，尼采疯了。不过，即使你的寂寞不能使你更强大，也不过是使你更寂寞。

寂寞如酒，越喝越有。

望月千番味

石泽丰

月亮挂在天上，与地球相依与共，且遥遥相守。月亮具体挂了多少年，谁都说得不精准，只晓得它不时会出现，像是一种陪伴，不舍。它经历过无数的风风雨雨，从来没有生过锈，也没有谁为它上过色，就这么一直保持着光亮。它行走长空，曾被冬天的霜雪打过千万次，也从来没有隐退，依旧保持着当初模样，与芸芸众生会面。

这就是挂在天上的月亮，它教人以智慧。

人赤裸裸地来到人间，又赤裸裸地离开人世，来之无念，去之无欲。可就在这来去之间，人产生了七情六欲。月亮照见了，就那么一点事儿，月亮不说，只把洗礼的光洒下来，洒进人的心灵。人们有时背着月亮做一些偷偷摸摸的事，月亮岂不知道？只是它不说，也不值得说。人们往往就自以为是，自作聪明，却不知道是浮云遮住了自己的望眼。

山川大地，夜间有月光倾泻。它照着人世间的万事万物，照着所有的善与恶，丑与美。它把月色洒在人们心灵的波澜上，折射出不同的情绪感。南唐末代君主李煜得意之时，月亮照进他的心房，他产生过“归时休放烛光红，待踏马踏清夜月”的欢乐之意。谁知落魄之日，月亮又来了，此情此景，他所生的是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”的伤怀感慨。同一个人的心，不同之夜望月却生出不同之情。品月千番味，谁人又相同？唐代诗人张若虚离家望月，其客子、思妇的感情在《春江花月夜》里激起千层浪。宋朝文学家苏轼正因看透人世悲欢离合犹如月有阴晴圆缺的本质，才对月敞开了自己在仕途失意时旷达超脱的胸怀。

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，月亮从来没有缺席过人的精神空间。在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的空间里也好，在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的空间里也罢，抑或在“月黑雁飞高，单于夜遁逃”的空间里……自古至今，无论哪一篇有月之作，无不反映出人的喜怒哀乐。

小时候，我以为月亮属于我一个人的，因为我不管走到哪里，月亮就跟我到哪里，当时还流行着一首《月亮走我也走》的歌曲，谁知它误导了我很多年。用心体察过四十多年的月亮之后，我才知道，月亮属于每一个人，且为大家共同拥有，共同享用。同类人当中，它能让人产生共鸣的意境。在乡间，我不止一次地在月夜行走过，它照着我去与还。有时望月，它是那样的清亮，挂在树梢，或正从山凹里爬起来，如一张孩子的笑脸，生动，惹人喜爱。这是我儿时见到的月亮，它像我的童年，一直遗落在故乡的那段岁月里。即使今日重回故乡，所见之月，也不是先前的那个模样。

随着年龄的增大，我发现我身边的长者陆续地离我们而去——在故乡，在我生我养我的那个地方。最初令我伤怀的是我叔祖父的离世，在我们万分悲痛的时候，他灵屋上的一副挽联刺痛了我的眼睛：“蝴蝶梦中家万里，杜鹃枝上月三更。”看后，一种空旷、幽深、孤寂、悲凉的感觉交织在一起的意境，顿时占据着我的内心，它是多么合情合景！后来，我才知道这是出自唐代崔涂《春夕》中的诗句。他用清丽的语言、工整的格律，把暮春之夜诗人对家乡的思念写得深婉感人。后来，在南下打工那些艰难的日子里，我时常在月夜眼里蕴含热泪，因为无助，因为孤独。

望月千番味。每一种心境，每一个月夜，我们都不能完全重合昨夜的心情。现在，我行走于异乡，我所生活的城市夜空，月亮高挂。无论我站在哪个角度张望，或是在夜晚的哪个时间段，我所见到的，是它那发黄的脸。在科技发达的当下，在我们的肉眼里，虽然它的光看似不及一盏路灯明亮，但它永远在天上，永远在人们的心灵深处，调和着人类丰富的情感。

◆信笔扬尘

种地那些年

鲁北

有生生产队的那会儿，我还在上学，假期里也干农活，那不叫种地。所谓种地，就是从耕种到收获，自己亲力亲为。

我结婚之后，没有分家。等到弟弟也结了婚，父母把我和弟弟分了出去。说是分家，只是从一个锅里摸勺子，分成了三个锅里吃饭。种地的事，还是大家伙儿齐下手。虽不同时收割，但同时播种。那时候，不多的几亩地，相邻不远，或地边播着地边，或隔着几户人家。往往是播种了，父亲招呼一下，一起把种子播到地下。是种豆子、种玉米、种棉花，还是种麦子，各自做主。

那些年，什么时候种什么庄稼，我不知道，全听父亲的，我只跟着干点力气活。但管理是自己的事，施肥是自己的事，收割是自己的事。

春上，把玉米种子埋进地里，过不多久，嫩绿的玉米芽钻出地面，顶着晶莹的露珠。被风一吹，柔软的身姿像柳条，千姿百态。要间苗了。我握着锄，把多余的苗挖去，留下粗壮的那棵。要锄草了。我握紧锄把，把锄扔出去，再拖回来，锄去野草，翻松土地。要施肥了。我把大把大把的化肥，撒到玉米不远的根系处，让这些根系慢慢地吸收。我似乎听到了玉米拔节的声音。

接着，玉米长到一人高了，结玉米棒子了。这时我会掰几个鲜嫩的下来，拿回家里煮煮吃，一家人尝尝鲜。

过不了多久，玉米粒饱满了，一排排鼓胀胀的。把成熟的玉米棒棒掰下来，运到家里。竖起梯子，一点点堆放到房顶上。房顶上一片金黄。

父亲在村西的地里锄黄豆，弟弟在村西的地里锄高粱，我在村西的地里锄棉花，我们离得不远。一阵阵的风，吹着庄稼，也吹着我们。太阳西下，倦鸟已归。父亲锄完最后一锄，直起腰，看了看远处。他扛起锄，走到弟弟的地里，俯下身子，和弟弟一起锄起来。几垄地，用不了多时，锄完了。父亲扛起锄，走在前面，弟弟跟着后面，来到了我的地边。不一会儿。我们爷仨把我剩下的那片地锄完，一起回了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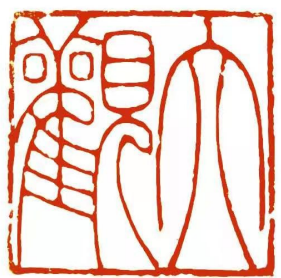
很多时候，我们就是这样在一起劳动的。割小麦是庄稼人一年中最累的农活，“过一个麦季，脱一层皮”。头天晚上，家家户户“磨镰霍霍”，用磨刀石把镰刀磨得锋利无比。第二天天不亮，麦地里就已经人头攒动。太阳才刚刚露头，一片一片的小麦，已经被割倒了。

村子北边是我们的一个场院，父亲已经早早地把它压实，打扫干净，等着小麦来这里安家。每年割麦，我们都是集中收割，谁家的成熟了，先割谁家的。弟弟开着拖拉机，一趟趟把小麦运到场院里。母亲负责翻晒小麦，负责烧水做饭。

收割结束了，选一个晴天，把麦子摊在场院上，开始打场。一家一户的麦子并不多，往往是我们三家的麦子摊在一起，中间薄一些，作为分界线，在一起打场。起场以后，父亲拿起扫帚，扒拉成三份，谁也不说什么。秋天打豆场，也是这样。

父亲说，什么你的、我的、他的，都是我们的。我们一直这样，直到我离开老家，去县城工作，不种地了。后来父母年龄大了，也不种地了。剩下的地，由弟弟耕种。

其实，那些年，我没有严格意义上种过地，只是干了一些农活。



潜河春色图 刘华杰 画

◆山川故园

老房子

吴传兵

我家的老房子建在山边，青山环抱，绿树掩映，房前一坳田畴，不远处一条小河蜿蜒流淌。远山近水，很安静，很惬意，是居家的好地方。

老房子是父亲的父亲建的，土坯黑瓦。我在老房子里出生长大，记得小时放学，蹦蹦跳跳回到家，书包一甩，就跑到菜园里找奶奶。奶奶管着全家人的菜碗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奶奶的活动场所只有两处，房里、菜园里。奶奶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去菜园浇菜，中午阳光暴烈时，在菜园子锄草；太阳西下时，还在菜园里打理。那么几块地，奶奶一年四季经营着。奶奶是旧社会出生的，脚裹得很小，不仅走路慢，许多事做起来也较为艰难。挑水挑粪都是父母来做，我们大了，就是我们姊妹们来干。菜，奶奶兴得旺盛丰盛，一年四季都有。每当一碗碗应时蔬菜端上桌时，大家都感激奶奶的辛劳。这时奶奶的笑容更加灿烂。整个房子都洋溢着温馨和幸福。

奶奶有个习惯，每次吃饭都会吃完，自己如此，对家人亦如是要求，不吃完不准走。一开始，

◆人间小景

真是委屈我了，盛饭总想多，时有吃不完，奶奶就嚷嚷：“每一粒米都来之不易，不吃完遭天谴。”拉着我吃，妈妈在旁笑着看我吃完。我们一家子就窝在那所老房子里，坐在八仙桌前，吃完一餐又一餐。餐前餐后，我总可以在奶奶犀利的眼神后面，看见那满足的笑脸。其实我知道，奶奶是最疼我的，她是在用那种独有的方式教育我。只是那种方式，当时的我不懂得而已。

我十岁那年的那场雨，下得很大，房子漏水，我和奶奶将家里的澡盆、脸盆都拿来接水。忙乎一阵子后，奶奶说，孩子，你要争气，好好念书，长大后，不再住这样的老房子。在我记忆中，奶奶雨中的这几句话，是唯一一次以这种口气对我说的。这话意之中既有对她孙子的期望，也带有一丝怨怒和不甘。我后来才意识到，奶奶当年说这话时，已经认为她的孙子开始懂事了。但当时，我连哼都没哼一声，奶奶也没多重复，房子里只听见滴滴答答漏水的声音。我觉得房子里很温馨。

后来，奶奶走了，永远离开了老房子。我也考

取了学校，离开了老房子。再后来，我在小城住上了楼房，实现了奶奶的愿望。

但在小城居住的我，经常回到老房子，在那所历经沧桑的老房子里进进出出，找找那些发黄的时光，寻寻那些失落的记忆，更想回味一下老房子角落落残存的奶奶的菜香。

站在走廊，呼吸着老房子散发出来的特有气息，我还是体悟了自己拥有的温情，体会了自己享受的温馨。虽时过境迁，老房已老，但幸福永在。

时光如流水，带走了父母。现在的老房子，破烂不堪，摇摇欲倒，没人住了，空留着我曾经的记忆。有多少次，我推开虚掩的木门，木腐沉重，阳光透过木门照着屋子，我看见了屋檐下布满温情的蛛网，看见了空气里飞扬的幸福尘埃。挂在墙上的奶奶笑着、父亲笑着、母亲笑着，好美好美。他们是真正的坚守者，共同守着家里的老房子，不让温情随着时日褪色，不让幸福追随岁月远去！

是的，老房虽老，幸福永在！

家乡的榨油坊

余 斌

忧。随后由坊主专门聘请的榨油师傅举行开榨仪式，榨油师傅绝对是方圆十里人缘最好、技术最精湛的人。经过一番肃穆的仪式之后开始点火，火一旦点燃，除了最后收榨，不论有人没人来，中途不能熄灭，这也是取了一个红红火火连续不断的意头。

这时榨油师傅俨然成了这里的主人，来榨油的乡亲，包括坊主都要听他的号令行事。因为出油量的多寡，榨油的次序，全凭榨油师傅的经验技术和安排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师傅先把黑黝黝的菜籽倒入转筒内翻炒，这是个技术活，需要掌握一定火候，炒制出的颜色非常重要，过深过浅都会影响到出油量，还需要不时挑出一些菜籽用竹板平压，观察出油的情况和概率。千万不能小瞧这个动作，这可是榨油师傅几十年经验的结晶。炒制的颜色又与菜籽的成色有关，懂事的乡亲不失时机地递上一支烟，并且美言师傅几句，殷勤地打着下手，未了小心翼翼问上一句：师傅，么样子？脸上满是期待，好像榨油师傅决定着他的命运一样。师傅如说好看呢，说明这人勤快，庄稼做得好。说不好呢，言外之意不言而喻。聪

明的榨油师傅美滋滋吸上一口烟，眯着双眼，脸上挂着笑，也不答话。师傅把炒制好的菜籽倒入调好压力的榨油机器里，在机器的作用下，一滴滴浓香、滚烫、金黄的菜籽油就淌出来了，这时整个屋里弥漫着一股舒适的菜籽油清香，一屋子的人开始活跃起来，外面歇息的乡亲也加入进来讨论，相互交流着种植经验，述说各自菜籽的成色，议论今年的收成，油坊顿时变成了一个小型的交流会场。

这时出来的还不是最纯净的菜籽油，需要倒入一个过滤器中去掉杂质，之后加入冷凉的盐开水，搅拌均匀，因为盐开水可以加快杂质沉淀，这样拿回家再自然沉淀几天便可以食用了。当榨油坊的伙计叫着乡亲们赶快结账回家时，每个人应答的声音都透着自豪和满意。金黄的菜籽油映衬着乡亲们黝黑的面庞，显得那么和谐、壮美。

榨油产生的油饼是一种很好的肥料，乡亲们一点点收集起来带回家，撒在地里又可以茁壮下一茬的庄稼。榨完油的乡亲们迈着轻快的步伐回家，香气洒满一路，至今，这香气仍伴着我走南闯北。